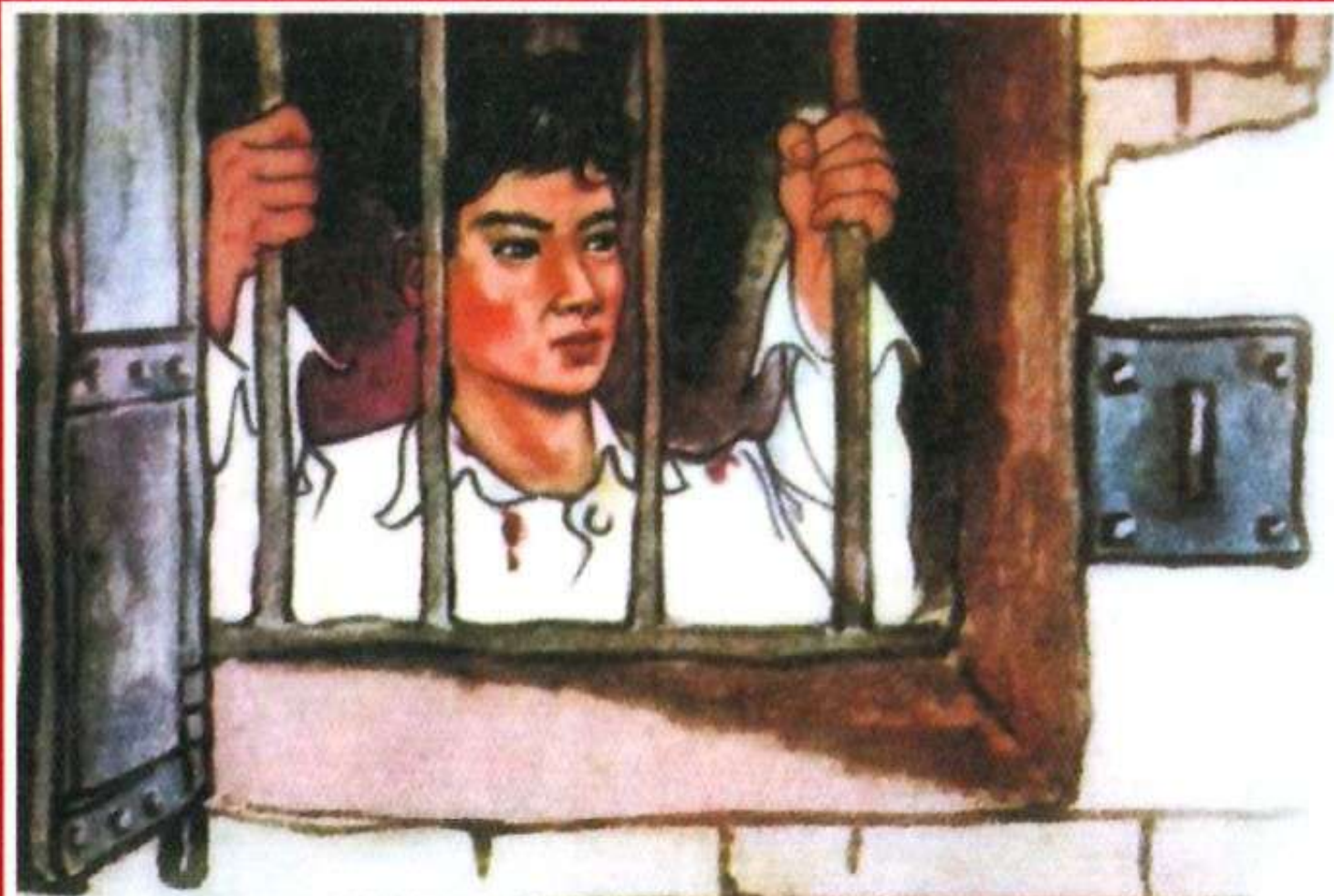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红旗谱

HONGQIPU
之三 身陷虎穴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光輝的歷程

《红旗谱》之三



身陷虎穴

SHENXIANHUXUE

原著者 梁 斌

改编者 敦 谦

赵成章

绘 者 刘 端

扫 描 自治州

制 作 自治州

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第三集主要是描写严运涛和江涛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投身革命的过程。

上一集中，严运涛认识了以教学为掩护的地下共产党员贾湘农。经过他的启示、鼓励和教育，运涛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，并在贾湘农的帮助下，弟弟江涛也入了县里高小。

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，运涛由组织上介绍到南方参加了革命军队，当了连长。接到运涛的信，全家和锁井镇的乡亲们欢欣鼓舞。这时江涛也由贾湘农介绍加入了共青团，毕业后在贾老师和朱老忠的支持下，江涛考入了保定市师范。一九二八年春天，久无音信的运涛请人给家里写来封信，说他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中被捕，现在在济南狱中。这一晴天霹雳使运涛奶奶身亡，严志和病倒，未婚妻春兰甚至想自杀。严家欲筹路费却被冯老兰趁火打劫，八十元买去了严家“宝地”。江涛和朱老忠赶到济南，见到了被判终身监禁的运涛。运涛英勇激昂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江涛，坚定着他的革命信念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见《红旗谱》之四——“反割头税”。



深秋的早晨，天气凉爽，严志和给运涛送饭，东喊西喊，没人答腔；左等右等，也没见个踪影。一下子心里没了底。



严志和回去找到朱老忠，和朱老忠找了半天，也没找到运涛。朱老忠沉思了会儿，说：“给江涛捎个信吧，看他知道不？”



江涛接到家里的来信，找到贾老师说：“家里来信说，运涛没了，你知道他的下落不？”贾老师笑笑说：“你写信告诉家里吧，不要着急，他到南方参加革命军了。”



江涛听说哥哥参加了革命军，心里十分激动。他一边给家里写信，一边想：哥哥，你走的道路，也正是我要走的道路。



第二年夏天，为了抵制美、日货物，反对屠杀工人领袖顾正红，贾老师要领导教育界进行罢课斗争，说让江涛组织同学们写标语。



在示威游行的时候，江涛一边撒传单，一边领着群众喊口号。千万只拳头，千万张嘴，像雷鸣一样，震动了全城。



游行结束后，江涛的心情被激动得长久不能平静。他坐立不安，不知不觉来到贾老师屋里，想谈谈自己参加共产党的愿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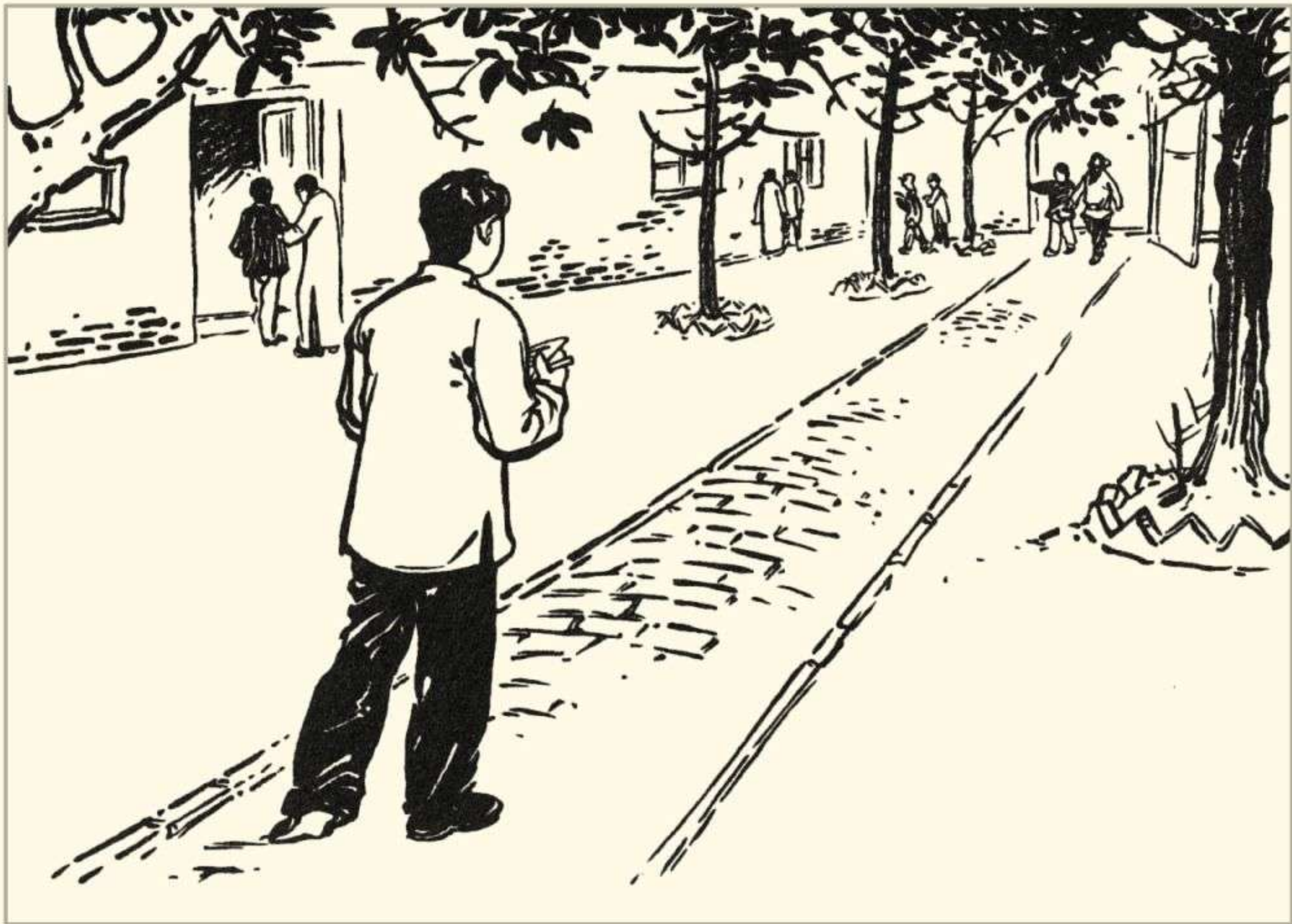
贾老师给他倒了杯茶，说：“你将来打算干什么？”江涛激动地站起来说：“我要举起红旗，带领千军万马，向黑暗势力进攻！”



贾老师按住他肩膀，笑着说：“好，要想革命，必须到工人农民群众里去，帮助他们觉悟起来，那里有实际的革命经验，没有一个领袖不是从群众里站起来的。你要记住。”



江涛思索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想参加共产党。”贾老师说：“好哇！你是一个手艺工人的儿子嘛！共产党是欢迎的。不过，你年岁还小，参加团是可以的。”说着，从书架上取下一本通俗的革命著作，递给江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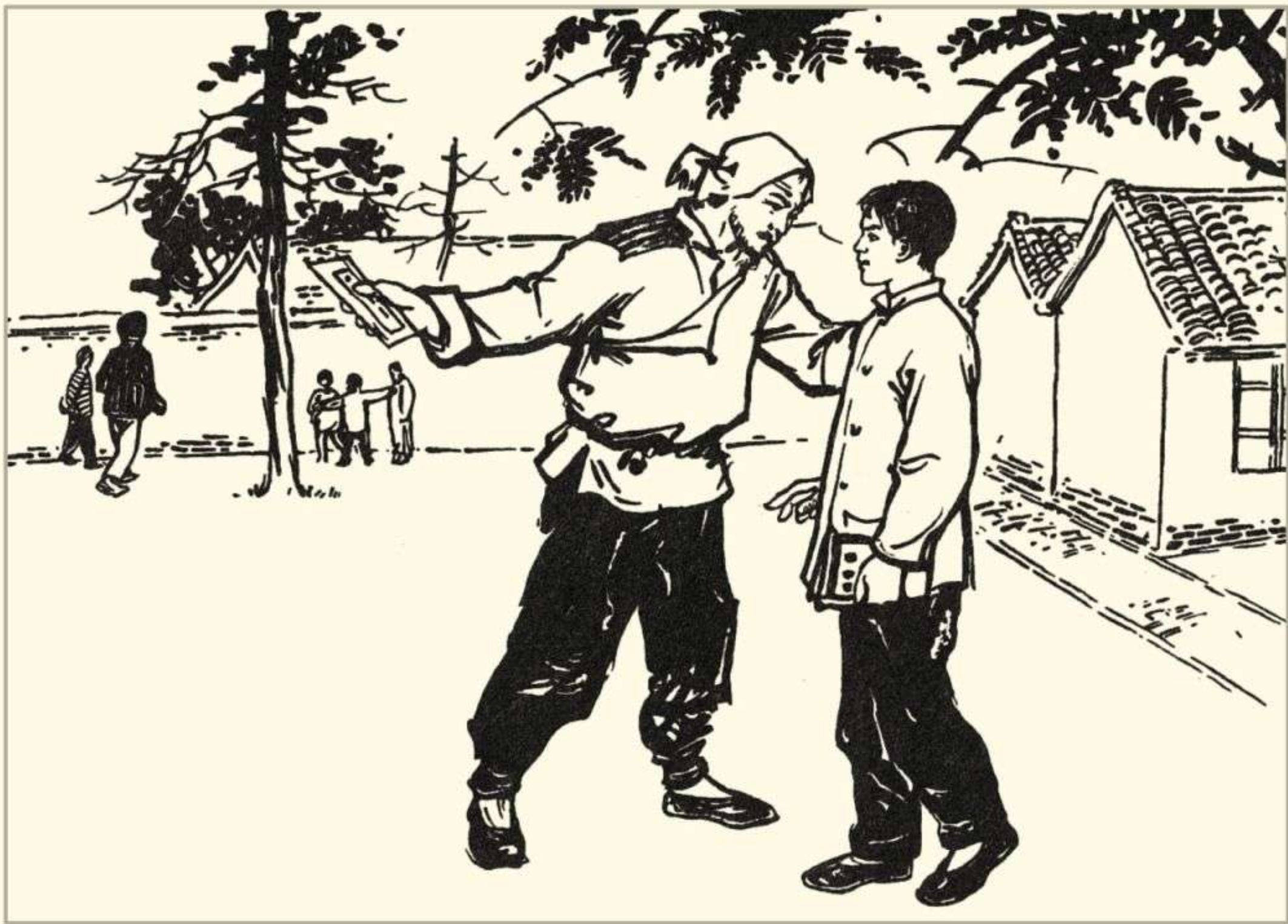
江涛得到了这本书，如获宝贝一样，一有空就读它。第二年秋天的一个中午，他正在树荫里看书，忽然见爹来了。



严志和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递给江涛。江涛接过一看，是运涛的来信，心里立时兴奋极了。严志和催着说：“快打开，给我念念。”



江涛摊开信，念给严志和听：“我到南方参加革命军后，现已从军官学校毕业，当了见习连长，从此以后，我要站在革命的最前线……”



严志和听完，两眼笑成一条线。他拿过信封抚摸着，说：“走吧，同去给你忠大伯念念，让他们也高兴高兴。”



江涛跟爹先来到忠大伯家里，一进门就喊：“大伯，运涛来信了。”朱老忠一听，猛地站起来，说：“对事，大贵也来信了。”



江涛把运涛和大贵的信都念了一遍。朱老忠乐呵呵地说：“一个当了连长，一个学会了用机枪，江涛好好的念书，这真成了一文两武啦！”严志和兴奋地说：“走，到我家喝酒去，咱得庆祝庆祝这大喜事！”



严志和叫上朱老忠一块到了家里。江涛把奶奶和娘也叫出来，把运涛的信念了一遍。老人们听了，都兴奋得眼里挂上了泪花。



严志和打了壶酒，大伙边喝边谈。最后谈到运涛和春兰的亲事。朱老忠自报奋勇，说让贵他娘先给春兰捎个信，然后他再去找老驴头。等运涛回来，就办这门亲事。



下午，贵他娘端着粮食，到老驴头家去碾面。一进门见春兰在罗面，说：“春兰，怎么不见你出门？”春兰说：“忙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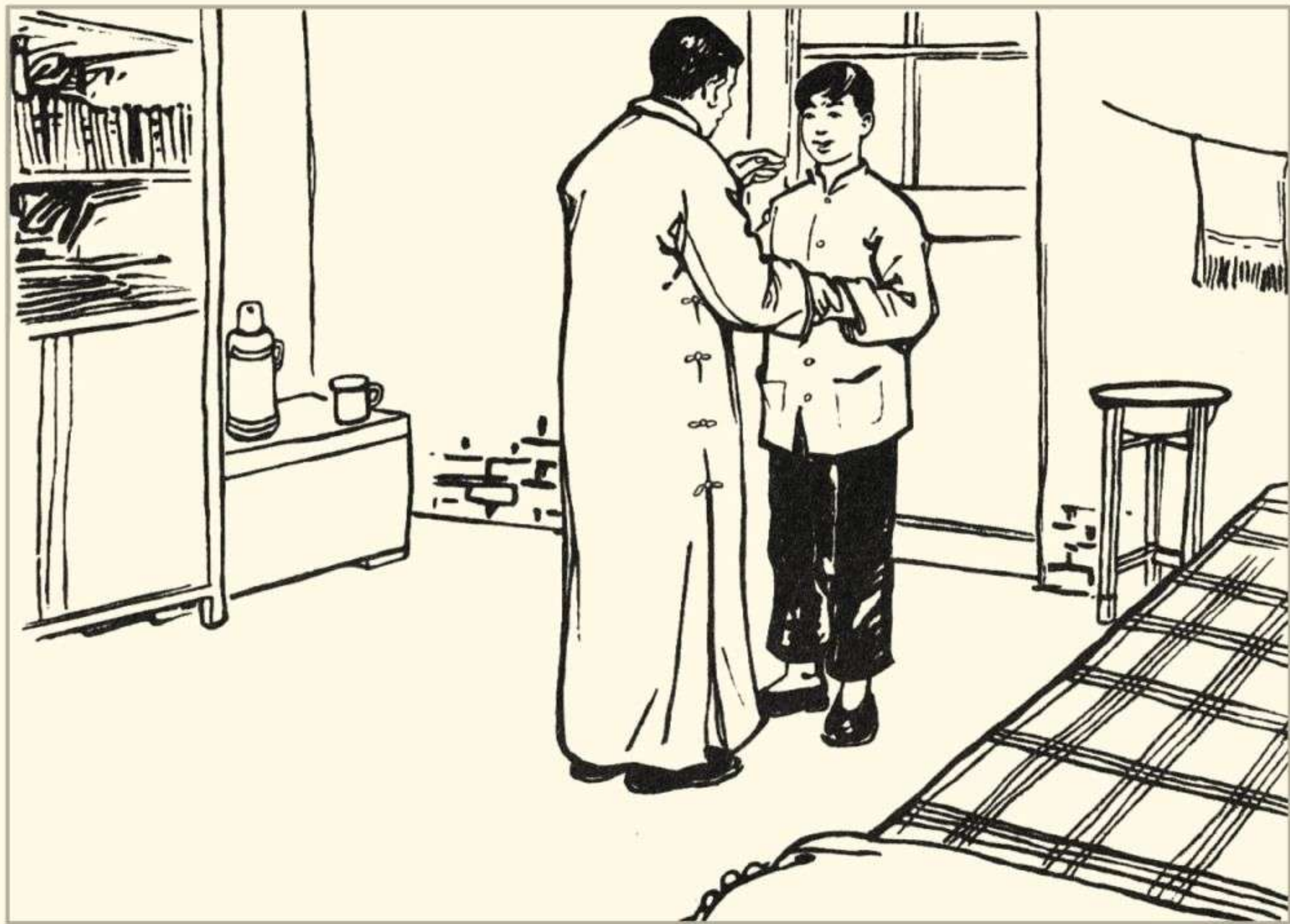
贵他娘帮她收拾完面，春兰又替她推碾。贵他娘说：“我给你说，运涛来信了。”春兰一愣，害羞地说：“他在哪儿啦？”



贵他娘一五一十的告诉她。最后说：“我看你也不要想他。”春兰说：“谁说不想呀！”说着含羞地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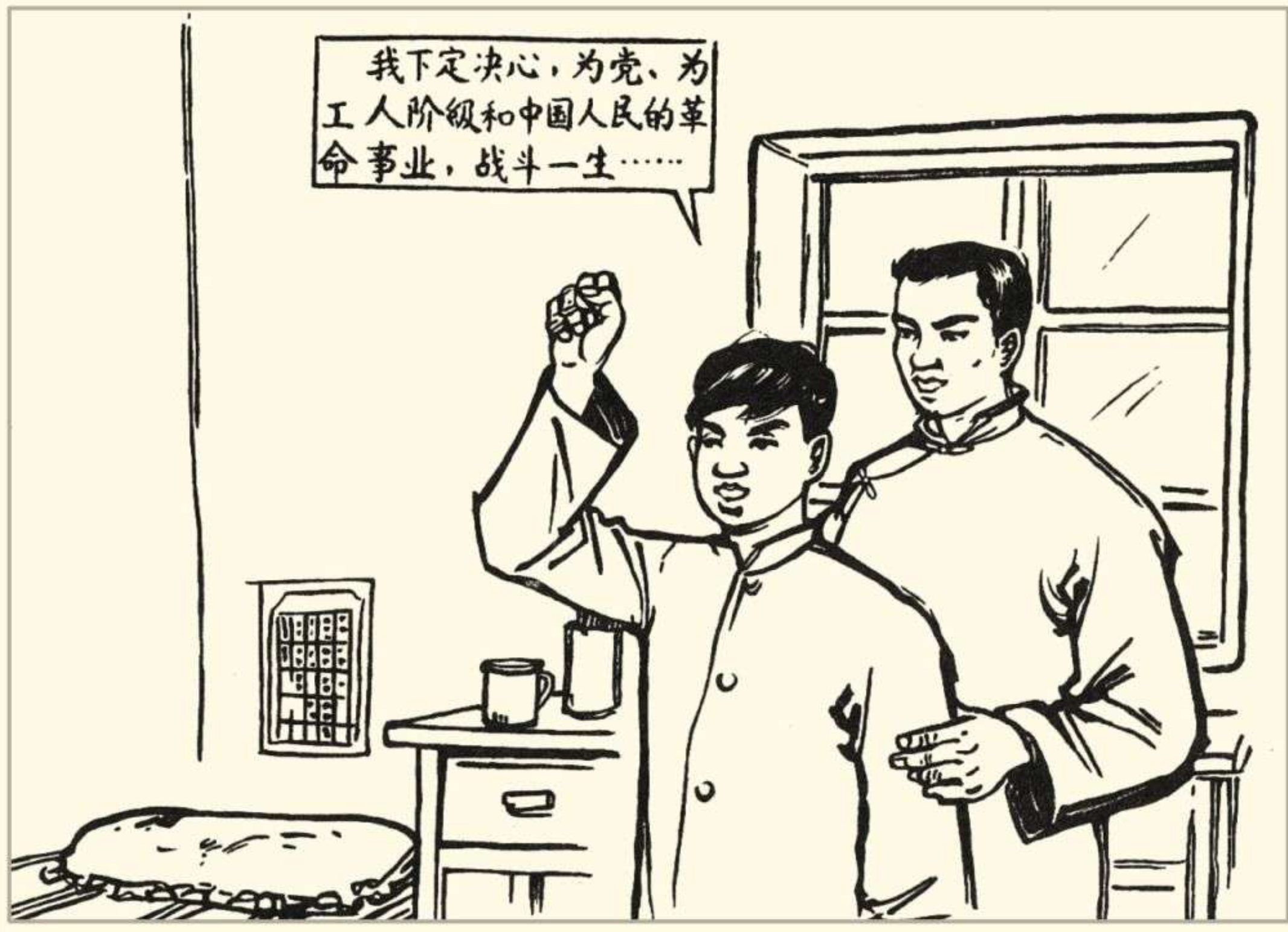
贵他娘回来对朱老忠一说，知道成了一半。为了趁热打铁，他就来找老驴头。老驴头知道生米做成熟饭，就应承下来。



这天，江涛带着兴奋的心情，刚回到学校，就被贾老师叫到屋子里，说给他举行入团仪式。江涛一听，忽地心里跳起来。由于过分喜悦，他的眼圈也湿润了。



贾老师拿出一张红纸，拿剪刀剪了一面旗，画上镰刀和斧头，贴在墙上。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了。一个赤色的战士，要尽一切力量保卫党，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……”



举行人团仪式开始了。江涛举起攥紧的拳头，跟着贾老师唱完《国际歌》；接着对着党旗、对着贾老师说出自己的誓言。



第二年春天，江涛在高小毕业的那天，贾老师鼓励他继续升学，说：“保定有个第二师范，是官费，是个革命的学校。你在那里念二年，在政治上可以得到锻炼。”



江涛回到家里，把贾老师的意思，和他求学的愿望对爹说了说。严志和觉得家里实在困难，怎么也不愿让他去。



江涛知道朱老忠和爹最有交情，便找他给说合。朱老忠对严志和说：“这孩子是个念书的材料，不能叫他来帮大地，脱裤子当袄也得让他上学！钱不够，差多差少我包着！”



江涛在忠大伯的帮助下，说服了爹，考上了保定第二师范。这天早晨，忠大伯来送行。进屋掏出十块银洋，戳在桌上。



江涛接过钱，眼里含上了泪花，他被爹的爱，忠大伯的好心感动了。说：“爹、大伯，我决不辜负你们的希望！”



爹担着行李，忠大伯跟着，送他到保定去。来到梨树林，爹让忠大伯回去。朱老忠嘱咐说：“你上了府学，不能忘了家乡，不能忘本！”江涛说：“大伯，我记着哩！”



到了保定，爹把他送到远门叔叔严知孝家里。严知孝在第二师范当语文教员。志和托他照管江涛，严知孝慷慨地应承下来。从此，江涛就在保定读起书。



运涛好久不来信了，一家子急得盼了星星盼月亮。1928年秋天，运涛突然来了一封信，严志和高兴地跳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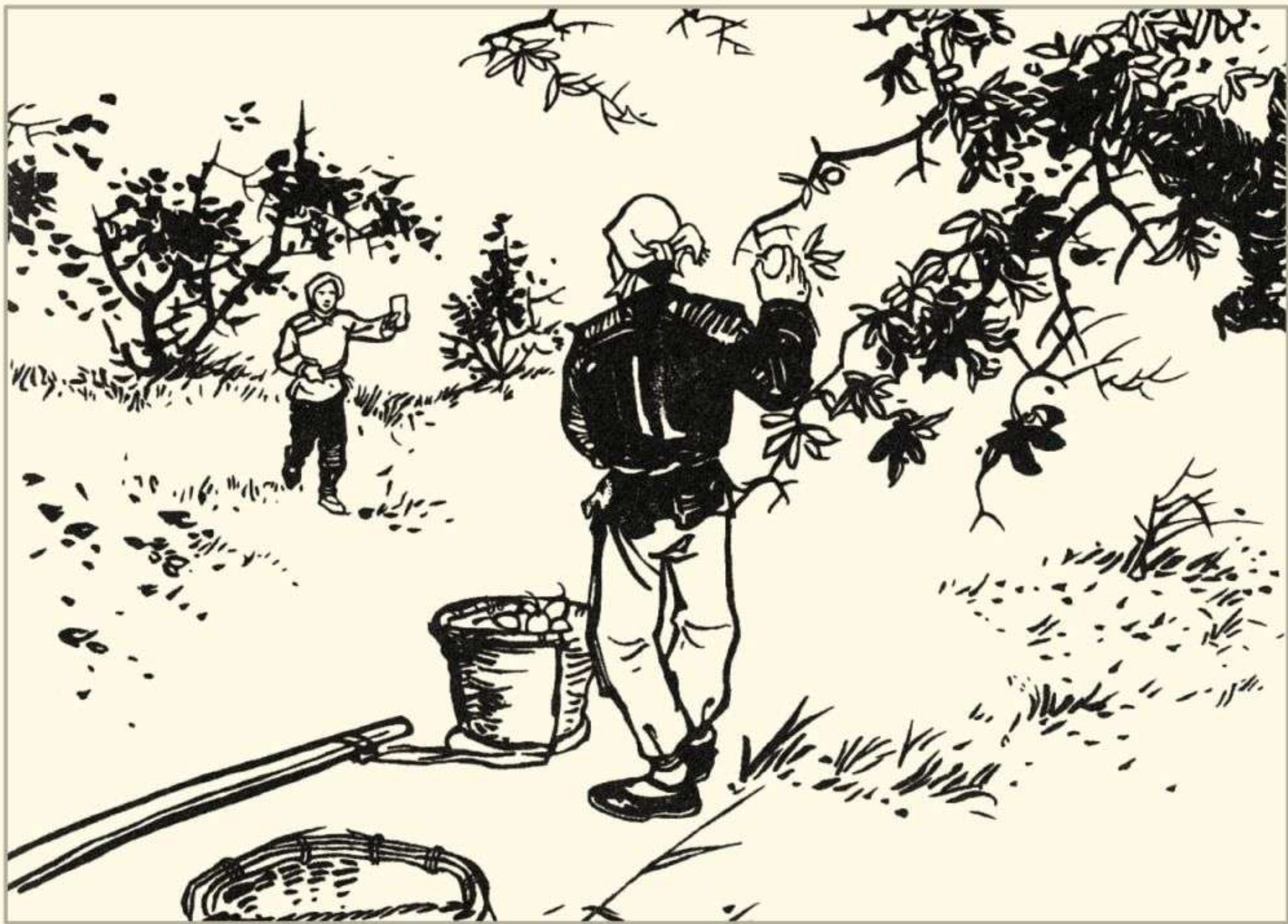
近处找不到看信的，他想到城里找贾老师。一出村，李德才从对面走过来。他一问说是进城找人看信，挽住说：“这点小事，何必进城，我给你看看吧！”



严志和急着看信，就递给他。李德才打开信，看了一遍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坏啦，你们这个官可坐不成啦！”严志和摸不清底细，忙催他给念一遍。



李德才念着：“父母亲大人：男已于去年四月被捕。目前由南京解来济南模范监狱。大人见信，务与涛弟前来，否则，怕不能见面了……”严志和没听完，耳朵就嗡嗡响起来，觉得天旋地转。



他拿上信，便惚惚恍恍地往回走去。朱老忠正在果园里摘梨，老远看到他，便走过来：“志和，你到哪儿去？”



严志和一个趔趄倒在树旁。朱老忠连忙跑过来问他怎么啦？严志和昏迷地说：“大哥，我，我有了灾难！运涛被问成‘共案’入狱了！”朱老忠一听，猛然打了个寒战。



朱老忠扶他走回去。涛他娘一见也慌了。朱老忠说：“不要急，先让他躺下歇歇再说！”



朱老忠把运涛的事，小声对涛他娘说了说，她抽噎起来。虽说声小，却被西屋里的老祥奶奶听见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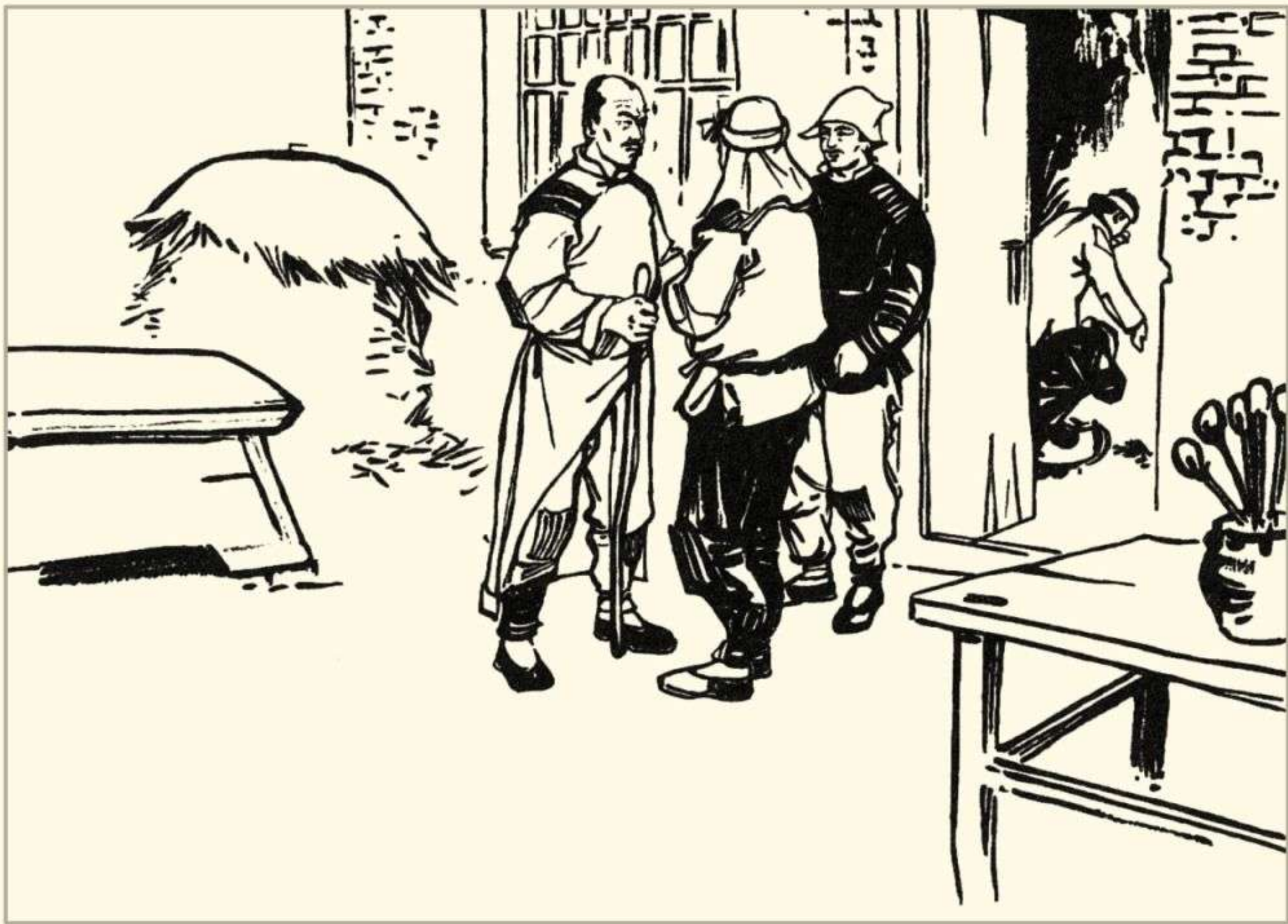
运涛入狱的消息，像巨雷一样，震碎了老奶奶的心，两脚抽搐了一下，与世长辞了。春兰娘来吊棺，听到运涛入狱的消息，回去就告诉给春兰。春兰压着心里的剧烈痛楚，极力的镇静。



夜里，娘睡了。春兰坐在院里想前想后：原来的一线幸福光芒，现在破灭了。我真是世界上的多余人，倒也不如死去！



她回到屋里，到案板上去摸刀，一不小心，响了一下。娘问：“什么响？”她忙说：“是老鼠。”娘忽然又说：“快睡吧，心里一点事也盛不下，他会回来的！”她猛然怔住了。



严志和家正哭老祥奶奶哭得悲痛的时候，朱老明也来了。他含着泪花说：“人咽了气，老哭也没用，咱先把江涛叫回来吧！”严志和说：“让他问一下严知孝有没有熟人，托他给写个求情信，把运涛救出来。”



江涛接到家里的来信，睁大眼睛，紧攥着信，想起了保属特委负责人的话：国民党独吞革命果实，背叛了革命，屠杀共产党人。我们要拿起刺刀，开始战斗

.....



江涛请了假，来到严知孝家里，按了下电铃，出来开门的是严知孝的女儿严萍。她是女师的学生，他俩早已很熟悉、很要好了。



来到屋里，严老师正吃饭。江涛说：“我爹来信说，运涛被押进济南监狱，早去几天还能见面，晚去几天连面也见不上！”严知孝吃惊地说：“这么严重！”



江涛说：“我爹说你的朋友多，让你设法给写个求情信。”严知孝想了想：“济南吗？倒有个熟人，能否办到，试试看！”于是，他撕开信纸写了封信。



江涛带上信，走出了门。严萍说：“你要早点回来！”江涛说：“嗯。我给你的书可要看完！”



江涛归心似箭，一股劲跑回家来。离门不远，看见门上挂着白钱，心里猛然一愣，说：“莫非奶奶为运涛的事死了？”



他一进门，见爹和娘在草上坐着。他一下扑在奶奶身上，搂住奶奶摇晃摇晃，全身颤抖起来：“奶奶！你睁开眼再看看我！再看看我！”



第二天，开灵送殡，把奶奶埋了。从坟上回来，严志和问江涛：“你哥哥的事咋办？”江涛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说去就去。”



他们估计了一下：来回的路费，再加上托人送礼，至少也得百十块钱。这么多钱从哪筹划呢？穷人家只有一条路“使账”。严志和拖着病身子，找到李德才，想托他从冯家借点钱。



李德才便把严志和使账的事说了说。冯老兰说：“运涛是共产党，说要打倒我冯老兰。”李德才说：“不要紧，利钱大点！放给他，把那三亩‘宝地’端过来多好！”



李德才回来对严志和一说，严志和倒抽了一口冷气：“这是我的命根子呀！”



宝地，不光四平八稳，而且旱涝保收。愣了半天，想到儿子在受罪，眼泪夺目而出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走这条路，严志和牙咬得嘎嘣响，攥紧拳头抡了两下：“卖！”当下写了文书，折合了八十块钱。



严志和的病还没有好，就托朱老忠跟江涛一块去。朱老忠把家里安置了一下，就往志和家里走。在半路上遇见了春兰：明天我到济南看运涛去，你捎信不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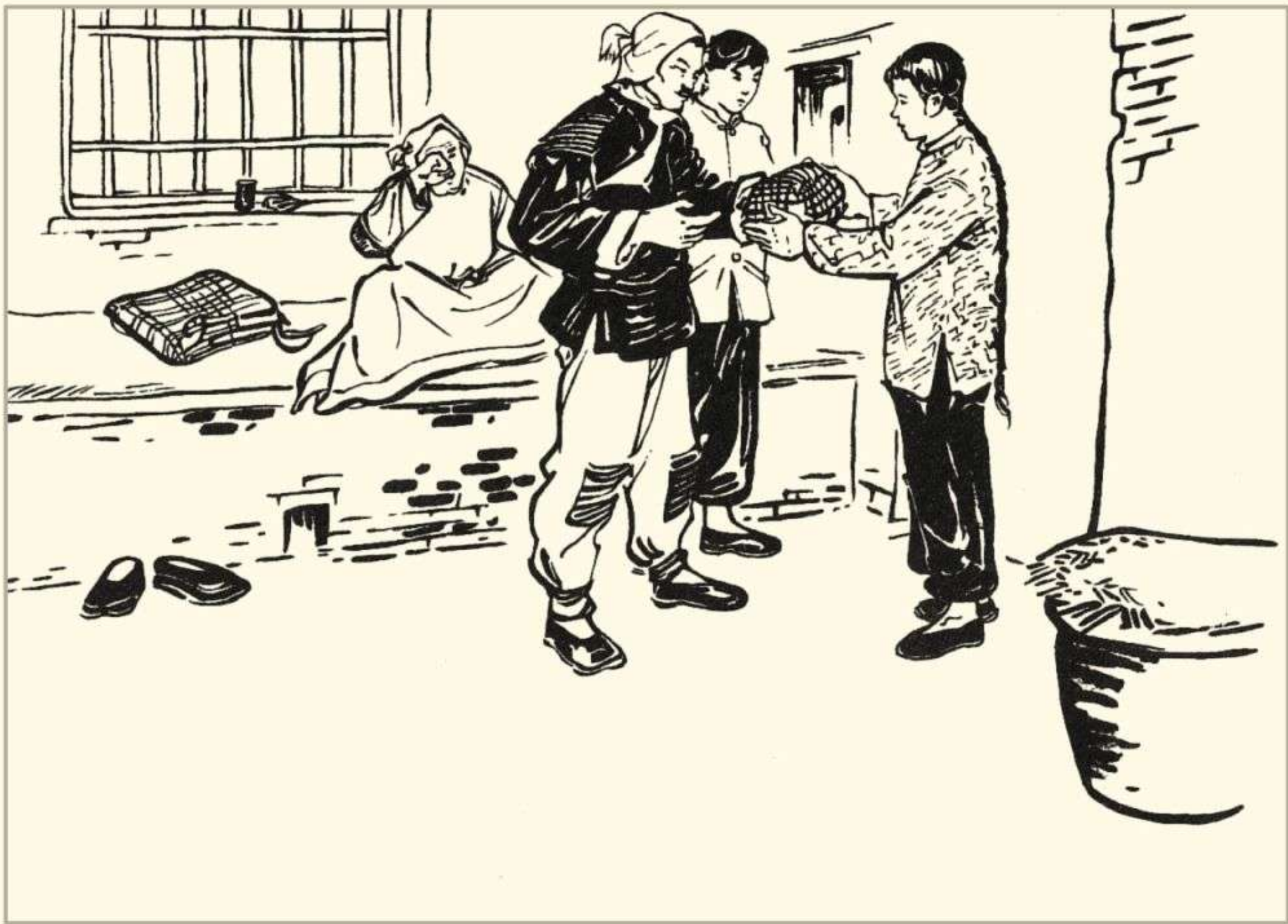
春兰鼓足勇气说：“托你告诉他，沉住心，住满了狱回来，我在家等他……”说着捂脸哭起来。朱老忠说：“好，你有这心劲就行。我去为他打这场人命官司。就是掉了脑袋，也要成全你们！”



朱老忠又嘱咐了几句，要她把捎的东西准备好，他就来到严志和家里。他对严志和说：“你要安心休养，不要招惹是非。要是有人欺侮你，别管他，等我回来再跟他们算账！”



朱老忠又叫过涛他娘，说：“志和身子骨不好，你要多辛苦点。无论如何要把庄稼收拾家来。我给贵他娘说过了，忙不过来，就让她们帮你们。”



这时，春兰拿着个小包袱进来，递给忠大伯。忠大伯说：“一定给你捎到。我给你说，眼下这里病的病小的小，结记过来帮他们拾掇拾掇。”春兰答应下来。



这时，严志和支撑着身子，对江涛说：“孩子，你们明天就走了。扶我去看看宝地吧。老人们一再嘱咐我不让卖它，可是我卖了，唉！”江涛劝阻不住，就架着爹走出来。



严志和踏上这肥厚的土地，就跪下来，张开大嘴啃着泥土。江涛忙问：“爹，你怎么了？”严志和说：“孩子，吃点吧，明天就不是咱家的地了！”



爹的心情,江涛完全理解,他气愤地说:“爹,别难受,早晚咱们要夺回来!”说着,把爹扶起来。



第二天，带了些干粮和路费，朱老忠就和江涛出发了。为了节省路费，两人就步行赶路。



晓行夜宿，一连走了七八天，才来到济南，就住在一家小店里。



歇了会儿，忠大伯带着江涛，上街买了些礼物，拿着严知孝的介绍信，到了省政府。忠大伯嘱咐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在门口等着，你进去，见了人，说话要说到关节上……你去吧，咱不见不散。”



等了一袋烟的工夫，江涛出来了。两人来到背静地方，江涛说：“这案子是军法处判的，不属他们管。看看可以，别的，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权限。”



两人在街上买了些点心，就去探望运涛。走了好大工夫，到了监狱门口，朱老忠上前投了信。



领了牌，他俩沿着阴暗的长廊走进去，来到第十号铁窗口，等着和运涛见面。



等了一会儿，运涛走出来。几年不见，运涛个子高了，蓬乱的头发，脸上带着刑伤。看了看忠大伯，又看了看江涛。



运涛把家里人问了个遍，然后对江涛说：“今后的日子，只有靠你了。要替我报仇！”这时老看守说：“走，走，时间到了！”运涛把脚一跺问：“春兰呢？”忠大伯说：“她在等你，等你回去成家。”



老看守生气了，嘟囔了两句，伸手就关小铁窗。朱老忠上去说：“借光，我们还给他带着东西！”老看守接过来，仔细看了看，又用银钎插了插，才关门走了。



忠大伯愣愣地对着关上的铁窗，立了半天。江涛说：“忠大伯，咱们回去吧！”他才猛醒过来，说：“嗯，走。”两人慢吞吞地走出监狱。



回到店里，忠大伯蹲在炕头上，迷迷糊糊。江涛躺在炕上，抱着脑袋，心里七上八下，绞的难受。他想着反革命夺去了运涛的半截生命，就想起了贾老师的话：要想改变这个苦难的命运，只有斗争！斗争！斗争！



过了一天，江涛又到省政府去了一趟。他出来对忠大伯说：“别的没指望了，再去看一下我哥哥吧！”忠大伯就和他往监狱里走去。



他俩来到监狱，递了信。一个穿黑衣的警察，看了看信，说：“严运涛，他是个政治犯！”忠大伯吃惊地“啊”了一声，没敢再开口，就拖着沉重的身子走进去。一会儿的工夫，两队穿黑衣的警察，押着运涛走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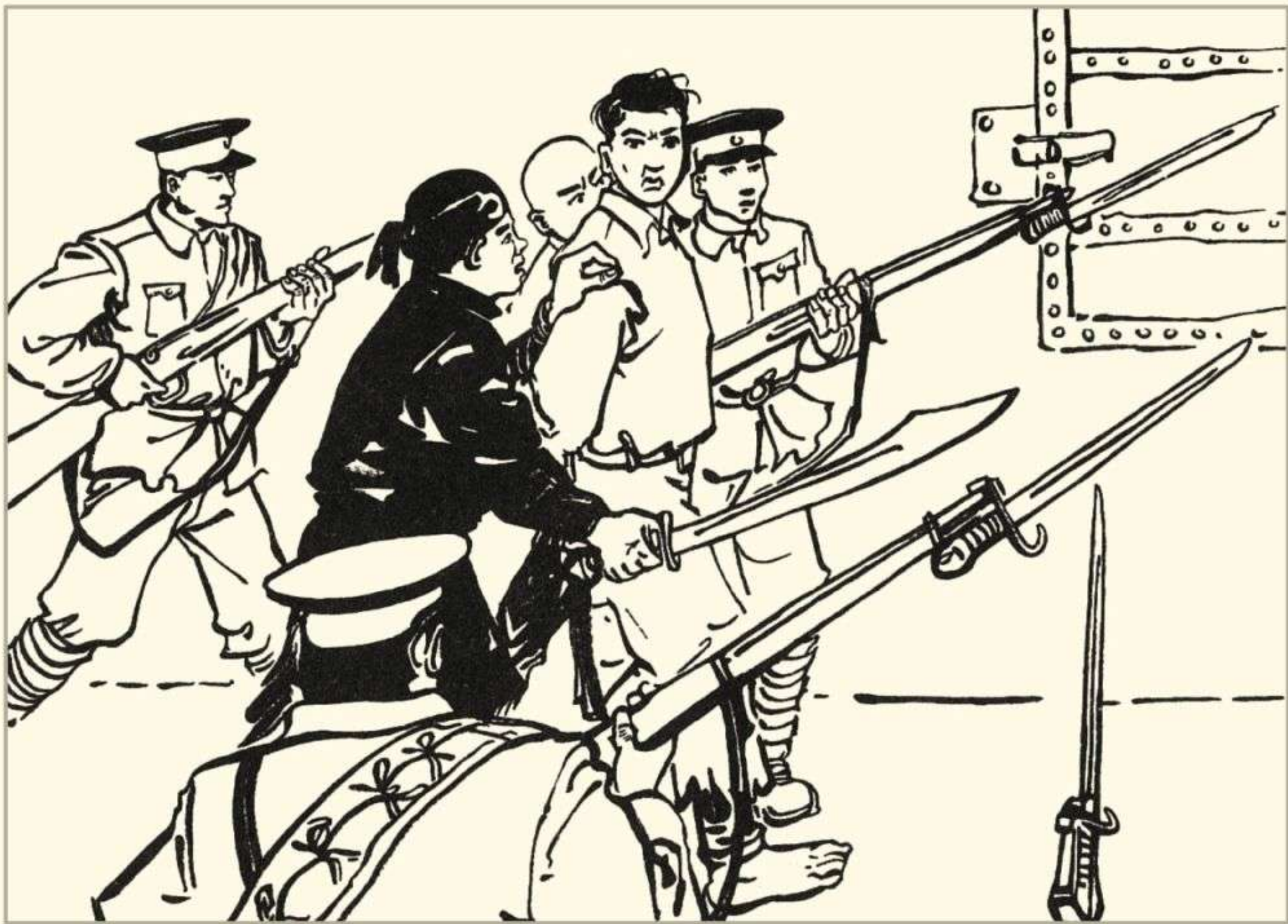


江涛走到小铁窗前，说：“哥哥，俺们明天走呀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运涛激动地说：“你们要回去了？”忠大伯说：“俺们走呀，再来看看你。”



回去告诉给乡亲们，我严运涛是共产党员！为了劳苦大众，打倒贪官污吏。我在前方冲锋打仗，眼看就要胜利，蒋介石叛变了革命，翻回头来屠杀共产党员！

运涛气昂昂地扬着头，义正词严地揭穿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恶行为。朱老忠振起精神，暗暗地说：“好孩子，有骨气！”



不等运涛说完，一个家伙打了他几个耳光。骂道：“住口！你疯了，直骂了一夜街！”运涛不顾嘴里流血，厉声喊道：“打倒国民党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看的人们个个暗自钦佩说：“真是好样的，像个共产党员！”



警察搂住运涛往里拉，他瞪大眼睛喊：“忠大伯，江涛，回去告给春兰，我一定能回去，报这不共戴天之仇！”



警察们为了哄散看的人群，就用鞭子乱抽着。忠大伯拉着江涛，江涛从哥哥的愤怒激昂的气魄上，得到了鼓舞，他挺着胸膛，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来。



忠大伯悄悄地对江涛说：“我看运涛准能回来，共产党不算完！”江涛说：“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了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。当然不算完，热闹在后头呢！”请看红旗谱四——“反割头税”

启 示

我社启动了老连环画再版工程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在我社出版过作品的部分作者与我社失去了联络，希望未能与出版社取得联系的作者及家属尽快与我社联系。

红旗谱之三

身陷虎穴

原著者：梁 斌

改编者：敦 谦 赵成章

绘 者：刘 端

责任编辑：张 星 刘 畅

出版发行：河北美术出版社（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） 开 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50

印 张：1.76 2009年10月修订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者：上海信老印刷厂

印 数：1 - 2000